

连环画出版社

[法] 罗曼·罗兰 原著

傅 雷

翻译

王瑞芳

改编

张定华 徐 珍 张 宏

绘画

约翰·克利斯朵夫(下)



约翰·克利斯朵夫(下)

[法]罗曼·罗兰原著

翻译：傅雷 改编：王瑞芳

绘画：张定华 徐珍 张宏

封面画：陶明江 张定华

策划：何玉麟 责任编辑：刘泽

责任印制：刘建春

出版：连环画出版社

发行：连环画出版社 邮编：100735

社址：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编辑部电话：010-56692135

发行部电话：010-56692193

邮购部电话：010-65229381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50

印张：3.32

印数：1-2000

版次：2014年3月第1版

印次：2014年3月第1次

印刷：廊坊市团结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056-2704-8

定价：14.00元

克利斯朵夫终于有了一个知心朋友——青年诗人奥里维，他们朝夕相处，亲如手足。克利斯朵夫的视线开始转向下层人民，面包工人罗赛一家的惨死使他看到了社会的灾难。在“五一”示威游行中，他和奥里维无意中被卷进游行队伍，奥里维死于军警的乱刀之下，克利斯朵夫与警察搏斗，惹下大祸，不得不逃亡瑞士。奥里维的死，给他精神上带来沉重的打击，他从此万念俱灰。这时，他重遇当年在巴黎时的学生葛拉齐亚。葛拉齐亚诚挚的爱给克利斯朵夫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限的温暖和快乐。十年之后，克利斯朵夫结束隐居生活重新回到巴黎，但早期那种反抗精神已完全消失。进入了所谓“清明高远的境界”。不久，葛拉齐亚去世。克利斯朵夫对人生再无依恋，在亲爱的朋友音乐的伴随下溘然长逝。反抗——失败——平静这就是克利斯朵夫一生的三部曲。

内容说明

启事：因事隔久远，很遗憾与部分作者失去联系，望此部分作者与我社联系。社址、电话见封底。



- 1 由于那场音乐会，克利斯朵夫终于把几处教钢琴课的差事都丢了。他的情形十分艰难。他从客店里搬了出来，租到一间简陋的阁楼，并不得不减少粮食，一天只吃一顿。不过他依然不减其乐，一边做事一边打着唿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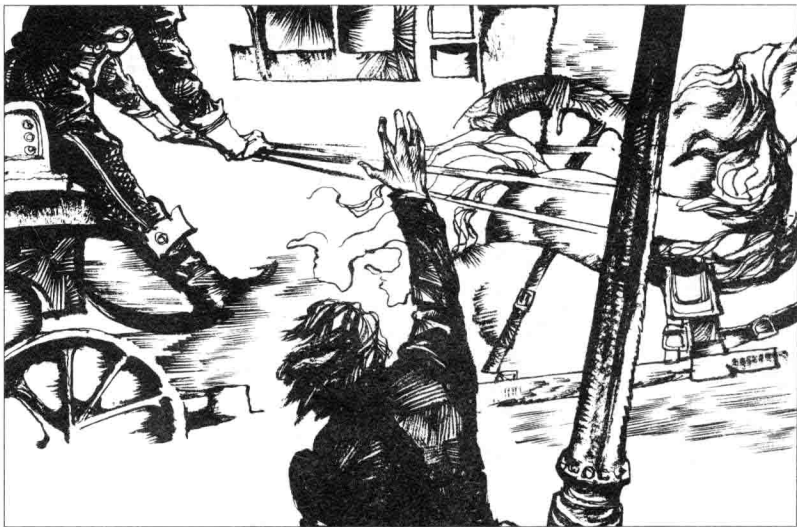


2

他终于接受了哀区脱的条件，但一挣到钱宁肯不吃饭也要去买音乐会的门票。寒冬已到，此时克利斯朵夫便是守斋，也没钱上音乐会去了。他在阁楼上冻僵了，只得在街上乱跑，想靠走路来取暖。



- 3 一天下午，他又冷又饿，在街上盲乱地走着，只觉得一阵阵晕眩，几乎要倒在路上。突然，他发现街道对面有一双凄凉而温柔的眼睛——是她，那位他寻找已久的法国女教师！



4 克利斯朵夫赶紧迎上前去，不料被一辆马车撞了一下，跌倒在地上，差点被压死。当他满身泥污地爬起来，她已经不见了。



- 5 他挣扎着回到家中，一头倒在床上，昏过去了。蒙眬中，他感到有人进来了，他睁开眼，认出是楼上的女佣西杜妮。西杜妮是听到他的哼唧声才发现他病了，她给他请来了医生。



6

西杜妮不声不响地替他付了医药费，又热心地照料他，但从不表示亲密，她很谦卑但又很高傲。克利斯朵夫惊异地发现，他从自然主义派小说及当代名士的理论中认识的法国平民的形象是大错特错的。



- 7 西杜妮用她微薄的收入供养着父亲和妹妹。她完全是那种法国乡下人，很少信仰，不需要什么生活意义，人很勤快，对什么都很冷漠，对一切都不满意，可是很服从。和西杜妮在一起，他觉得精神上特别能够接近自己的母亲。



8

他对她太亲热了，以至于使西杜妮反而拘束起来。不久，西杜妮忽然辞掉工作离开这儿了。克利斯朵夫永远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走了。



9 一场大病使克利斯朵夫与世隔绝了好几个月，直到初春，他才渐渐复原。这天，他收到罗孙请他参加音乐晚会的请帖——罗孙早和那位女歌唱家闹翻了。克利斯朵夫禁不住那个著名的乐队的诱惑，到罗孙家去了。



10

他一走进这个政客与时髦朋友的环境，马上感到自己比以前更厌恶他们了，他决意等第一曲完了就走。这时，他忽然发现有一双天真朴实的眼睛在注视着他。克利斯朵夫认识这双眼睛，可是他记不起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们。



11

对方是一位瘦弱的青年。克利斯朵夫向他走去，他立刻局促不安，脸都红了。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他碰上了一位真正的朋友。罗孙太太过来向他介绍说：“这是青年诗人奥里维·耶南。他非常崇拜您。”



克利斯朵夫回头来找他，可这位羞怯的青年已经不见了。归途中，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心中只有一个声音：“我有一个朋友了！我有一个朋友了！”



13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迫不及待地去看望奥里维。奥里维住在圣·日内维高岗下面。这里的街道又脏又臭，房子低矮破烂，简直就是个贫民窟。奥里维看到克利斯朵夫，又惊又喜，慌慌张张地请他进屋。



14

克利斯朵夫对奥里维能在这种贫困的环境中生活感到惊讶。奥里维说他心里对这些是感到厌恶的，他只能竭力不去想它，竭力使自己跟外界隔绝。“有什么办法，人总得生活。”他有点凄然地说。